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王金凯 王金庭 译

Michael Connelly

黑冰

The Black Ic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黑冰

The Black Ice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王金凯 王金旋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冰 / (美) 康奈利著; 王金凯, 王金旋译. —2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133-0008-7

I. ①黑… II. ①康… ②王… ③王…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3826号

The Black Ice

By Michael Connelly

Copyright © 1993 by Michael Connell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 Spiz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2480



黑冰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王金凯, 王金旋 译

责任编辑: 施 铮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02千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二版 2010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008-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浓烟从卡浑加山口升起，随着一阵冷风吹过便平铺开。从哈里·博斯观察的地方看，烟雾就像灰色的铁砧，耸立在山口上方。临近黄昏的太阳给那灰色的顶端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到了底部，又渐变成了深黑色，这是灌木林火正向山口东侧的山坡上烧去。博斯把对讲机调到洛杉矶县互助频道，听到消防队的长官们向指挥部报告说，一条大街上有九幢房屋已经化为灰烬，邻街的房屋也正在燃烧。大火正朝格里菲斯公园开阔的山坡蔓延，在得到控制之前也许还要烧上好几个小时。博斯从对讲机里听到了消防队员绝望的声音。

博斯注视着直升机群，从这么远的距离看它们就像一群蜻蜓，在浓烟中穿梭来往，把水和粉色的灭火剂倾泻在燃烧的房屋和树木上。这使他想起了在越南从战区撤出伤亡人员的直升机：噪声，超载的飞机令人不安地上下颤动、迂回行进。他看到水泼向燃烧的屋顶，水蒸气随即升起。

他把目光从大火转向了覆盖着山坡的干灌木丛，这样的灌木丛也包围着位于山口西侧山坡上的他家住宅的基柱。他看到了下面灌木丛中的雏菊和野花，但没有看到最近几周一直能见到的郊狼，那匹郊狼总是到他屋子下方的小溪边觅食。他有时会扔几块鸡肉给这食腐动物，但是，博斯看着的时候，它从来不吃。只有在博斯从走廊回到屋里后，它才会小心翼翼地过来，吃掉食物。他给这条郊狼起名叫蒂米多。有时在深夜，他能听到它的叫声在山谷上空回荡。

他回头看向大火时，正好响起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一团黑色的浓烟在灰色的铁砧中滚滚上升。对讲机里传出了激动的说话声，一个消防队长报告说，有一个烧烤场的丙烷气罐被引燃了。

博斯看着更浓的烟雾消散在更大的云团中，随后把对讲机拨到了洛杉矶警察局的实战频道。他在待命，圣诞节值班。他听了有半分钟，但除了例行的无线电通信，什么也没听到。看来这是好莱坞一个平静的圣诞节。

博斯看了一眼手表，把对讲机拿进屋里。他从烤箱中拿出烤盘，把他的圣诞大餐——一块烤鸡胸——倒进一只盘子。接着，他掀开锅盖，里面蒸的是米饭和豆子，把其中一大半倒进盘中。他把饭端到餐厅的餐桌上，桌上一杯准备好的红酒就放在三张贺卡的旁边。贺卡是本周早些时候随邮件一起送来的，但他一直没有打开。他把根据柯川^①的《地铁之歌》改编的曲子放进了CD播放机。

他边吃边喝，打开了圣诞卡，浏览贺卡时想着几位赠送人。他知道，这就是单身男人的圣诞仪式，但这并没有让他感到心烦。他已经独自度过了许多圣诞节。

^①约翰·柯川 (John Coltrane, 1926—1967)，爵士乐大师，被称为先锋爵士乐精神之父。

第一张贺卡是以前的搭档寄来的，他已退休，搬到了恩塞纳达，靠写书和拍电影过日子。安德森的贺卡总是这样写的：“哈里，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啊？”

下一张也是从墨西哥寄来的，是一位导游。去年夏天在圣费利佩湾，哈里曾和他共同度过了六周，他们在一起钓鱼，练习西班牙语。博斯当时正在治疗肩部的枪伤，阳光和海风有利于他的恢复。豪尔赫·巴雷拉的节日问候是用西班牙语写的，也邀请他回去。

博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最后一张贺卡，同样不看签名就知道是谁发的，因为是蒂哈查皮的邮戳。监狱的再生纸厂生产的米色纸上手绘的耶稣诞生图多少有点模糊。这是一个女人寄来的，和他有过一夜情，但他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在思念她。她也想让他去，但双方都知道他是绝对不会再去的。

他呷了一口酒，点上一支烟。柯川的曲子变成了在纽约的维利奇·范歌德^①现场录制的《黑人圣歌》，那时博斯还是孩子。桌上电视机旁的对讲机——它正不紧不慢地响着——引起了他的注意。警用对讲机作为他生命中的背景音乐播放了这么久，他可以不在意那喋喋不休的说话声，而全神贯注地聆听萨克斯的声音，但他仍能听出那些不同寻常的字眼和代码。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说：“1-K-12，二号要你的20。”

博斯站起身来，朝对讲机走去，似乎看着对讲机就能使它发出的声音更清晰。他等着另一方的答复，十秒，二十秒。

“二号，位置是海德威，弗兰克林南面的韦斯腾，七号房间。呃，二号要戴上一副口罩。”

^①维利奇·范歌德 (Village Vanguard)，纽约的爵士乐现场的演出胜地。

博斯等着更多的内容，但就这些了。位置已标定，韦斯腾和弗兰克林，这是好莱坞分局的辖区。1-K-12是城区总部帕克中心凶杀案探员的无线电呼叫号。帕克中心是抢劫凶杀案分局。二号是警察局副局长的呼号。警察局有三位副局长，博斯也弄不清谁是二号，但这并没有关系，问题是，局里最高级别的官员在圣诞夜出勤到底要干什么？

第二个问题更让哈里心烦：如果说抢劫凶杀案分局已经得到通知，那么他作为好莱坞分局的待命探员为什么没有最先得到通知？他走进厨房，把盘子放进洗碗池，拨通了威尔科克斯警察局的电话，请观察指挥官听电话。一个叫克雷曼的中尉接了电话。博斯不认识他，他是新从福特希尔分局调来的。

“怎么回事？”博斯问，“我刚刚从对讲机上听到了在韦斯腾和弗兰克林发现一具尸体的事情，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任何情况。这有点滑稽，因为我今天是待命警官。”

“别担心，”克雷曼说，“‘戴礼帽的’把所有事情都搞定了。”

博斯想，克雷曼一定是个老派人物。他有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这种说法了。抢劫凶杀案分局的人在四十年代戴着草编礼帽，五十年代，他们戴的是浅顶软呢帽，此后，“戴礼帽的”说法就不流行了——现在，穿制服的警官管抢劫凶杀案分局的人叫“穿套装的”而不是“戴礼帽的”，也不叫凶杀案特警。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出类拔萃之辈，高高在上，趾高气扬。博斯讨厌那种傲慢，即使自己也曾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好莱坞这个城市的“下水道”，工作有一个好处：任何人都没有架子，只有警务工作，朴实单纯。

“什么情况？”博斯问道。

克雷曼犹豫了几秒钟后说：“我们在弗兰克林的一家汽车旅馆找到了一具尸体，看上去像自杀，但抢劫凶杀案分局打算接手这个案

子——我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接手了，我们没事了。这是上面的意思，博斯。”

博斯什么也没说。他思考了一下，抢劫凶杀案分局的人在圣诞节出了自杀现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此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卡莱克西科·穆尔。

“死者多大年龄？”他问，“我听到他们告诉二号戴上口罩。”

“正值壮年。他们说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笨蛋。问题是他的脑袋没剩下多少，看来像是霰弹枪的两根枪管都射中了他，至少这是我从抢劫凶杀案分局的频道上听来的。”

博斯的对讲机听不到抢劫凶杀案分局的频道，因此他没有听到早先无线电通信的任何内容。“穿套装的”调整频道显然只是为了通知二号的司机案发现场的地址，否则的话，博斯只有等到第二天早上到局里上班时才能得到消息。这让他很恼火，但他不露声色，想从克雷曼那里多了解些情况。

“是穆尔，对吗？”

“看来像是，”克雷曼说，“他的警徽在那儿的桌子上，还有钱包。可是就像我说的，谁也不会从尸体上找到直观的身份证明，所以什么也确定不了。”

“这一切是怎么通知下来的呢？”

“你看，博斯，我这儿很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案子和你没关系，抢劫凶杀案分局正在处理。”

“不，你说错了，伙计，这案子确实和我有关。我应该首先从你那儿得到通知。我想知道这是怎么通知下来的，这样我才能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得到通知。”

“好吧，博斯，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从那地方的老板那儿接到一个

电话，他说七号房间的浴室里有一具尸体。我们派了几个人去，他们回话说找到了死尸。他们用的是电话——没有用无线电——因为他们看到了桌子上的警徽和钱包，知道是穆尔。或者说，至少他们认为是他。我们会弄明白的。不管怎么说，我给在家的格鲁帕中尉打了电话，他又给副局长打了电话。‘戴礼帽的’被召回来，可没有叫你，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想投诉，就找格鲁帕或是副局长，而不是我。我没错。”

博斯什么也没说。他明白有时候你要是保持沉默，你想从他那里得到消息的人最终会打破沉默的。

“现在我们失控了，”克雷曼说，“见鬼，电视台和《洛杉矶时报》的人都在那儿，还有《每日新闻》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是穆尔。简直是一团糟。你觉得山上的火灾就会让他们忙个不停了？不可能，他们在韦斯腾站成了一排。我得再派一辆车去控制媒体。所以啊，博斯，你没有搅进去应该感到庆幸。今天是圣诞节，看在上帝的分上。”

但这还不够，博斯应该被召回去，而且应该由他决定什么时候叫抢劫凶杀案分局的人。有人把他一脚踢开，这让他感到愤怒。他说了声“再见”，又点了一支烟，然后从洗碗池上方的柜子里拿出自己的枪，插进蓝色牛仔褲的腰带。最后，他在军绿色的毛衣外面套了一件浅棕色的运动上衣。

天色已黑，透过玻璃拉门他可以看到穿过道路的火线。大火在小山黑色的轮廓中燃烧，这是扭曲的魔鬼的笑容在向山顶移动。

他听到郊狼的叫声从住宅下方的黑暗中传来。它也许是对着初升的月亮或是大火，也许是对着黑暗中孤独的自我在嚎叫。

2

博斯从山里开车出来前往好莱坞。到达好莱坞大街之前，大部分路段都空无一人。人行道上，那些离家出走者和流浪者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还有在街上溜达的妓女——他看见其中一个还戴着圣诞老人的红帽子。生意就是生意，圣诞夜也得做。打扮得很优雅的女人坐在汽车站的长凳上，其实，她们并不是女人，也不是在等车。好莱坞大街的每个十字街口都有用绳子穿起来的金银饰物和圣诞夜灯，为闪烁的霓虹灯和这些污垢添加了一些超现实的格调，就像一个浓妆艳抹的妓女，他想——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

但让博斯感到沮丧的并不是眼前的情景，而是卡尔·穆尔^①。自从博斯听说穆尔在点名的时候没有到，他已经等了快一周了。对好莱坞分局的大部分警察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穆尔是否死了的问题，而是

^①卡尔·穆尔是卡莱克西科·穆尔的简称。

他的尸体什么时候能出现的问题。

穆尔一直是分局街面缉毒组的警官。这是一项夜间工作，他的小组负责好莱坞大街的全部地盘。分局里，众所周知，穆尔和他妻子分手了，取而代之的是威士忌。这一点，博斯早在与缉毒组唯一的一次合作中就发现了。他还了解到也许还不仅仅是婚姻问题，早先令人精疲力竭的经历也折磨着他。穆尔曾闪烁其词地说到过内务部和人事调查之类的。

这一切都加重了圣诞节的沮丧。博斯一听说他们要开始搜寻卡尔·穆尔就知道，这人已经死了。

局里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没有人把这话大声说出来，就连媒体也没有说。当初，局里试图秘密处理这件事，他们谨慎地调查了穆尔在洛斯菲利兹的公寓，只有几架直升机在格里菲斯公园上空盘旋。但是一名电视记者打探到消息，于是所有的电视台和报刊都开始报道这桩谋杀案。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搜寻失踪警官的进展情况，穆尔的照片被钉在了帕克中心新闻发布室的公告牌上，局里对公众发布了一套标准的托词。真是一场戏，或者说至少是很好的电视节目，骑警搜寻，空中搜寻，警察局长手里举着一位警官的照片：他英俊、严肃，肤色很深，但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是在寻找一个死人。

博斯在瓦恩停车等红灯，看到一个身体前后都挂着广告牌的人穿过大街。他颠着身子，大步流星，膝盖不停地碰着飘动的纸板，发出砰砰的响声。博斯看见纸板上贴着一幅火星的卫星照片，有很大一部分被圈上了，下面用很大的字母写着：忏悔吧！上帝的眼睛注视着我们！博斯在福乐氏商店排队的时候，曾经在一份小报的封面上看到过同样的照片，可小报声称那张脸是埃尔维斯^①的。

^①即著名歌星猫王。

绿灯亮了，他继续朝韦斯腾驶去。他想到了穆尔。除了有天晚上和穆尔在一家爵士酒吧喝酒，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往。去年博斯从抢劫凶杀案分局调到好莱坞分局，分局的每个人都是客套地握握手，说上一句“幸会”。人们平时总是与他保持着距离，这倒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因为与内务分局的人发生争执而被调出抢劫凶杀案分局的。博斯自己却不在乎。他们在大厅里偶然相遇，或是在全体会议上见面时，穆尔也和某些人一样只是点点头。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博斯工作的凶杀案办公室在一楼的侦查分局，而穆尔的小队“好莱坞帮”^①在二楼，但还是有一次不期而遇。对博斯来说，那是一次为自己负责的案件寻找背景资料的会面；而对穆尔来说，那是一个痛饮啤酒和威士忌的机会。

穆尔的好莱坞大街缉毒组有一个吸引人的、能抓住媒体的名字，这是局里所喜欢的；事实上，他们只有五名警察，在一间改造过的库房里工作。晚上，他们在好莱坞大街漫游，把那些口袋里装着大麻烟卷儿或更有意思的东西的人抓进去。好莱坞大街缉毒组是一个求数量的小队，组建的目的就是为了尽量多抓人，这样有助于申请更多的人力和设备，更重要的是在明年的预算中增加加班费。地方检察官会对大多数案件进行缓刑处理，并撤销其余的案件，但这无所谓，重要的是那些抓捕的统计数字。如果韦斯特赛德三频道、四频道或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某天晚上想随队报导，那就更好了。每个分局都有只求数量的小队。

博斯在韦斯腾向北驶去，他能看到巡逻车上闪烁的蓝灯和黄灯，还有电视摄像机像闪电一样明亮的灯光。在好莱坞，此番景象不是意味着由暴力引起的生命结束，就是电影首映式的开始。但博斯知道，

^①好莱坞大街缉毒组的英文全称为Boulevard Anti-Narcotics Group，首字母缩写为BANG，其含义为“帮组、帮派”。

在城市的这一区域，只有十三岁的妓女，却从来没有举行过首映式。

博斯在离海德威半个街区的路边把车停下，点了一支烟。在好莱坞有些事情是绝不会改变的，虽然他们为这些东西起了新名字。三十年前这地方是一处破旧的垃圾场，当时叫做埃尔里奥，现在还是一座破旧的垃圾场。博斯从来没有到过这地方，但他是在好莱坞长大的，还有印象。他在许多类似的地方住过，和母亲在一起，她活着的时候。

海德威是一所四十年代的庭院式汽车旅馆。白天，院子当中的一棵大榕树投下一大片树荫；夜晚，旅馆的十四间客房笼罩在黑暗中，只有红色的霓虹灯映射进来。博斯注意到，标牌上表明当月折扣率的字母E脱落了^①。

在他的孩提时代，海德威就是埃尔里奥，当时就破败了。但没有这么多霓虹灯和大楼。除了这里的人，这地方看上去比那时候新多了，也不那么令人讨厌了。这里曾经有一座流线型摩登公司的办公楼，看上去就像一艘远洋轮船停靠在汽车旅馆的旁边。可它很久以前就“出航”了，现在这里是一座小型超市。

哈里坐在车里看着海德威，他知道在这里过夜是令人遗憾的。在这里死去，更令人遗憾。他下车向前走去。

庭院的入口处拉着黄色的犯罪现场隔离条，还有穿制服的警察把守。在隔离条的一端，电视摄像机明亮的灯光对准了一群穿套装的人，但只有一个脑袋刮得发亮的人在讲话。博斯靠近时，他意识到灯光照花了他们的眼。他们看不见记者以外的人。他迅速向一名警察出示了他的警徽，并在这个警察从隔离条下面伸过来的犯罪现场到场记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①这个字母一脱落，标牌的意思就成了“当月老鼠”。

七号房间的门开着，光从室内泻出。房间里还传出电子竖琴的声音，这声音告诉博斯那位艺术家多诺万已经开始工作。犯罪现场技术员总是带着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收音机总是调到播放新世纪音乐^①的“乐波”频道。多诺万说音乐能给谋杀现场带来一种令人宽慰的镇静。

博斯走进门，用手绢捂着鼻子和嘴巴。但这没用。他一跨过门槛，就闻到了不同寻常的刺鼻气味。他看到多诺万跪在地板上，用刷子把指纹粉刷在前窗下面的空调控制面板上，这也是房间里唯一的窗子。

“欢呼吧，”多诺万说，他戴着油漆工的口罩以免吸入气味和黑粉，“在浴室呢。”

一旦“穿套装的”发现他，就很可能让他离开，所以博斯迅速往四下里看了看。房间里的大床上罩着退了色的粉色床罩。单人椅上放着一张报纸。博斯走近一看，是一份《洛杉矶时报》，日期是六天前的。床边放着桌镜一体的写字台，上面放着一只烟灰缸，里面有一支吸了一半就被按灭的香烟，一把套在尼龙枪套里的点三八警察专用手枪，一只钱夹和一个警徽套。后三件东西已经被撒上了黑色的指纹粉。写字台上没有留言条，而博斯认为应该有的。

“没有留言吗？”从很大程度上讲，他是自言自语，而不是对多诺万说的。

“没有。浴室里也什么都没有。看一眼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想放弃你的圣诞大餐的话。”

博斯低头看着通往床左后侧的短短的通道。浴室的门在右侧，他走过去的时候有点不大情愿。哈里确信，所有活着的警察都至少有一次想到过自己的手会变得冰凉。

^①新世纪音乐 (New Age)，又译新纪元音乐，是一种宁静、安逸的音乐，纯音乐作品占的比重较多，有歌唱的较少。

他在门口停下。尸体坐在失去光泽的白色地板砖上，背靠着浴盆。引起博斯注意的第一件东西是靴子。灰色的蛇皮革，粗大的后跟。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喝酒时，穆尔穿的就是这双鞋。一只靴子仍在右脚上，他能看到商标，磨旧了的橡胶鞋跟有一个像蛇一样的S。左脚的靴子脱掉了，靠在墙边。露出来的脚上还穿着袜子，上面套着一个塑料证据袋。袜子原先是白色的，博斯心想，但现在却是灰灰的颜色，尸体有些膨胀了。

挨着门侧壁的地板上放着点二〇口径的双管霰弹枪。枪托的底部裂成了碎片，地板上有一截四英寸长的木片，已经被多诺万或是其他探员用蓝色的粉笔在周围画上了圈。博斯没有时间仔细考虑这些事实。他只是要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他把目光转向了尸体。穆尔身穿一条牛仔褲和一件汗衫，双手耷拉在身体的两侧，皮肤是灰蜡色的。手指因腐烂而变粗，小臂肿得像鼓出的眼球。博斯看到右胳膊上有一片奇形怪状的文身——光环下咧着嘴笑的魔鬼。

穆尔的尸体无力地靠在浴盆上，脑袋歪在一边，好像要扎进浴盆，也许是要洗头。但博斯知道，这只是看上去的样子，因为脑袋的大部分已经没有了，被双管霰弹枪的子弹轰烂了。镶在浴盆四周的淡蓝色地板砖上覆盖着一层干血渍。棕色的血渍一路延伸到浴盆底部。有些地板砖被霰弹枪的弹丸击中，已经开裂。

博斯感到有人在他身后。他转过身，看到副局长欧文·欧汶正盯着他。欧汶没有戴口罩，也没有用手绢捂住自己的鼻子和嘴巴。

“晚上好，头儿。”

欧汶点点头说：“探员，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博斯已经有了足够的线索，能够把所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了。他从门口过来，绕过欧汶，向前门走去，欧汶跟了上来。他们从两个穿

着蓝色连衣裤工作服的医学检察官办公室的人身边走过。一出门，博斯就把自己的手绢扔进了警察带到现场的垃圾桶里。他点上一支烟，注意到欧汶手中拿着马尼拉纸卷宗。

“我是从对讲机中听到的，”博斯说，“我想我应该过来，因为晚上我值班。这是我们分局的地盘，应该是我的职责。”

“是啊，确定了谁在房间里后，我就决定立刻把案子移交抢劫凶杀案分局。格鲁帕上尉一和我取得联系，我就做出了决定。”

“这么说已经确定了房间里的是穆尔？”

“还不能肯定，”他举起了手中的马尼拉卷宗，“我查阅了档案，调出了他的指纹。当然，这些是决定性的因素。还有牙齿——如果还留下足够的牙齿的话。但所有的其他外部特征都指向了这个结论。不管住在这个房间里的是谁，登记的时候用的是罗德里戈·莫亚这个名字，而这是穆尔在好莱坞大街缉毒组使用的化名。汽车旅馆的后面还停着一辆野马，也是用这个名字租来的。眼下，我想联合调查队已经没有太大的疑问了。”

博斯点点头。他以前曾经和欧汶打过交道，这位比他年长的人当时是掌管内务分局的局长助理。现在他是副局长，是警察局三位最高长官之一，他的权限扩展到内务分局、缉毒特工、调查以及其他所有的侦察勤务。哈里一时间犹豫起来，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冒险坚持说他没有最先得到通知。

“我应该得到通知，”他说，“这是我的案子。我还不知道你就把它拿走了。”

“好了，探员，接手也好，放弃也好，都是我的职责，同意吗？不必麻烦了，就叫合理化吧。你知道，所有的警察死亡案件均由抢劫凶杀案分局处理。你最终还是得把案子移交给他们。这样做省时间。这

也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隐秘的动机。房间里是一具警察的尸体，无论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对他本人和他的家属来说，我们都该迅速而专业地进行破案工作。”

博斯又一次点头，并四下看了看。他看见一个名叫希恩的抢劫凶杀案探员站在“当月老鼠”门口的霓虹灯下，这儿离汽车旅馆的正门很近。他正在询问一个年约六十的人，晚上很冷，但那人只穿着一件无袖T恤，嘴里叼着雪茄烟头。他是旅馆经理。

“你认识他吗？”欧汶问道。

“穆尔？不，不太认识。我是说，是的，我认识他。我们在一个分局工作，所以认识。他大部分时间上夜班，在街上。我们接触不是很多——”

博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此时此刻撒谎。他想欧汶会不会从他的声音听出什么来。他转了话题。

“这么说，是自杀——你是这样告诉记者的吗？”

“我什么也没有告诉记者。我是跟他们谈了，但是，关于这个房间里的尸体的身份，我什么也没有说。官方确认前我是不会说的。我可以站在这儿说我们确信里面的是卡莱克西科·穆尔，但在所有的鉴定做完之前，在死亡证明书的每一个字母填完之前，我是不会告诉他们的。”

他把马尼拉档案袋在自己的大腿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这就是我抽出他的档案的原因，要加快进程。指纹和尸体都要移交医学检察官。”欧汶回头看了看汽车旅馆的客房，“博斯探员，你刚才在里面，说说你的看法。”

博斯想了一下。这小子是感兴趣呢，还是要试探我？这是他第一次在内务调查以外非对抗的情况下与欧汶打交道。他决定碰碰运气。